



夫前妻生的孩子，结果自己的子女长大了很乖，很有成就，前妻子女就如同她预料变得很坏。但终于有一天，自己的儿子为了救异母的兄弟而淹死了。”

1975年从伦敦电影学院毕业回到香港，许鞍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胡金铨做英文助理，处理胡金铨的往来邮件，帮手《侠女》的英文字幕。没多久又去了TVB做编导。但父亲想她进香港廉政公署ICAC，不但薪水高出TVB四倍，入职两年半以后还有公积金，还能申请住房。许鞍华顺从父命去了，但坚持不到一年又回来了——“我那时是个很不安分的人，整天想拍东西，其他事就没想过。幸好那时人人都觉得拍戏很好玩，甚至没工钱都肯做，人人都很兴奋。”

香港电台电视部从70年代中期开始拍摄一套短剧《狮子山下》，当年执导这部剧的许多导演——徐克、许鞍华、方育平……后来都成

上图：虽然成了拍摄张爱玲的专业户，但也不必将许鞍华与张爱玲捆绑。

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主力干将。《狮子山下》拍了三集之后，正逢胡树儒、罗开睦投资《空山灵雨》，许鞍华跑去找到导演胡金铨，和他“聊故事”，就这样入了电影行——1979年第一部电影就是成名作：《疯劫》。一件真实的情杀案，到了许鞍华手里，变成“香港第一部自觉地探讨电影的叙事模式、手法和功能的电影”。

她对电影的热忱和执着，也从处女作就开始暴露无遗——拍《疯劫》的时候，需要一个外景，屋主不肯租给剧组，许鞍华单人匹马去问屋主阿伯借，仍然不肯。结果，“有一晚睡不着，十一点多坐小巴，买盒曲奇饼，再去找阿伯，再三央求，他被我吓一跳”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这还不算夸张，夸张的是，戏拍完之后，许鞍华还时不时地回那间屋探望阿伯，直至他搬走。

崭露头角以后，她说，也知道应该把握机会，去拍些我很想拍，

或者能带给我很多钱的戏。但结果却是——回大陆拍《投奔怒海》。当年，香港导演到内地拍戏是禁忌，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港台市场。周润发就是因此顾虑辞演了。但许鞍华一意孤行，在海南岛完成了片中的越南戏。这部电影让她第一次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，但也因此被人恐吓：没有公司敢和你签约了。“邵氏反而和我签约。当时不知邵氏见人就签，还满心感激，想着知恩图报，而价格就和合约一样，好少。”

多年后许鞍华再回忆当年北上经历，自言其实是受到80年代香港电影转型发展的影响：“新艺城1981、1982年带起新的拍戏制度，变成很企业化，仿效好莱坞的分工模式，制片做制片的事情，导演负责创作，你做剧本他找景，一分工效率就快。但我习惯由头到尾都自己一手包办，没办法，做人总是输给时间。”

始终也不习惯大公司讲权力、算利害的工作方式，这样的起点和基调，几乎注定了许鞍华的电影人生，赚不到钱。1982年，已经拍了《狮子山下：越南来客》《胡越的故事》《投奔怒海》三部和越南移民相关题材的许鞍华，压根也顾不上赚钱，那会儿她最大的担心是：自己会被划分为政治导演。“我其实不懂政治。”她说，“拍《投奔怒海》不是要突出政治，而是生活感。”

也许是为了撇清和政治导演的关系，许鞍华把注意力投向了自己喜欢的作家：张爱玲。《倾城之恋》是张爱玲小说第一次被改编成电影。许鞍华不选择《金锁记》等故事性